

# 論 軍 紀

行印社版出實廣

復旦大學圖書館

# 論軍紀



繪圖：板橋將士紀念

# 論軍紀

每冊定價國幣六角

出版者 眞實出版社

經售處 各大書局

中華民國三十年三月二十五日出版

# 論軍紀目錄

## (一)

論軍紀

弈文(一)

泛論「軍紀」事件

全軍(九)

從「軍紀」之類說開去

石堂(一七)

軍紀辯微

素黎(二〇)

略論軍紀

江渡楫(二四)

## (二)

我亦論史

顏肇武(二九)

論「軍紀史觀」

宋亮(四一)

## (三)

「軍紀」舞

惲吞(五一)

歷史的用法舉例

陶之瑤(五四)

打腫了腳背

廖子白(五八)

「軍紀」之餘三章

劉子達(六一)

## (四)

附錄一：蔣委員長發表解散新四軍之經過

(六四)

附錄二：新四軍皖南部隊慘被圍殲真相

(七二)

附錄三：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表關於皖變談話

(二八)

# 論軍紀

弈文

## 一軍紀的兩重性

普通我們說到軍隊軍紀的好壞，就有兩重意義，第一是這支軍隊服從命令不服從命令，第二是這支軍隊對老百姓好不好；有沒有奸淫擄掠，敲詐勒索事實。而服從命令，和對老百姓要好，那又一件事的兩面。這就是說，命令雖然是長官發的，但却以老百姓的意志和利益，爲它前提的。假如有個長官，像張宗昌之類似的，打一個地方，就命令兵士得奸淫擄掠三日，那麼這支軍隊雖然聽了命令，還是一支軍紀蕩然的壞軍隊。

中山先生在軍人精神教育裏曾經說過這樣的話：

「軍人所以衛民，利于民則爲是。不利于民則爲非；軍人所以衛國，利于國則爲是，不利于國則爲非。」

這裏所說的軍人的是非，就是軍紀所以成立的主要因素。而衛國的任務做到與否，要看衛民的任務做得怎樣。因爲國以民立，不能衛民，也不能衛國，空說衛國是無利于衛民的。所以歸根究底說來，軍隊沒有軍紀，要看它對待老百姓好不好；不但要看對老百姓好不好，還要看它能不能和老百姓打成一片。如果有一支軍隊，的確確是和老百姓血肉樣的打成一片，那麼，它在本質上，已不是什麼黨的軍隊；而老百姓的軍隊：老百姓有權利來說，你要消滅這支軍隊，那你的計謀是

不利于民，不利于國的；你就是叛民叛國的叛徒——真正天字第一號老牌叛徒！再如果，這支軍隊的高級長官，並不遵照老百姓意思，也不依照衛國衛民的利害，不過爲了「黨派的偏狹成見」，一定要把這支軍隊和老百姓分離調防遠去，（實際上，所謂黨派的偏狹成見，就出發在對那支軍隊和老百姓太過親密的妒忌心上）那麼，那命令也是壞命令。壞命令祇有使軍紀紊亂的，一樣要不得。

軍紀靠賴軍隊的戰鬥力，政治目的，生活規律，一句話，是軍隊的行動命令相互配合而建立的。但命令不過是約束行動，而行動的好壞，才是命令的表現，才是命令正當與否的標準，才是將命令統一于軍紀裏，而表現軍令的價值的。軍令不是軍紀的全部，軍隊的好行動，才是軍隊的生命的全部，才是軍紀的全部。軍令必須符合人民利益。這正如領袖，不是領袖的個人意志決定人民的行動，而是人民之意志，利益，要求，決定領袖的行動。不符合人民利益與要求的領袖的行動，今天雖爲領袖明天就會被拋棄的，軍令之好壞，和被擁護與廢棄，也是這樣。

軍紀第一，那是說，軍隊爲人民服務的行動，居第一位。命令是次要。命令祇有確實能完成軍隊的衛民任務時，才見得重要。軍紀的兩重性——命令與行動的兩重性，是必須將命令統一于行動裏。

## 二 新四軍的軍紀怎樣呢？

那麼新四軍的軍紀怎樣呢？第一，我們從它衛民衛國兩方面來說。新四軍是頂和老百姓要好的軍隊，也是在江南戰區裏頂會打仗的軍隊。有人說中國人很少有是非觀念，這倒不是說，自從趙高指鹿爲馬以後，中國人的眼烏珠都倒出了。老爺們不許老百姓說是道非。但老百姓是非觀念還是存在的。他們說新四軍是支好軍隊，每一個遊歷過皖南的外國人士，都有得記載着。（還可以看一看新近出版

的成爲時局中心的新四軍一書）而同時還有許多事實可以證明新四軍的好。這里有幾件事可以拿來說一說。（一）皖南民間有一句流行的歌：「吃菜要吃白菜心，嫁郎要嫁新四軍。」這句歌裏是完全披露了那皖南老百姓對新四軍那種無邪的心境，（二）在新四軍把南陵繁昌的鬼子兵打出以後，有個農民挑了一擔鵝蛋去慰勞新四軍，路中碰到國民黨特務，多方留難他，他拿起扁擔打翻了特務，却逕自挑着鵝蛋，說要拿去給軍長吃。（見××周報一幕喜劇）（三）這次新四軍決定北移的時候，但對於下級，還沒有頒布這一命令。可是老百姓却由國民黨反共分子的惡意宣傳知道了。有個老頭子聽到這消息，就對那位在他家裏的一個連長哭訴說：「你們要移防了，這是不行的」，連長回答他還沒有接到這命令，不知道這事。他有聲有色的說：「真的呢，我們有人親眼見過。在雲林，你們軍長騎着一匹白馬出發了，幾千老百姓都拿着香跪在他面前，阻止他。你們軍長，在馬上，一面哭泣，一面勒馬向前走一步。老百姓也都大哭一陣，向後倒退一步。但終於你們軍長騎着白馬緩緩走了。」……這種神話式的故事，也正是老百姓衷心愛護新四軍的表示，（四）就在這次新四軍被圍剿的時候，國民黨軍隊也還假名自己是新四軍，去欺騙當地老百姓，來達到他們搜索「殘敵」的目的……總之，一切事實，都證明新四軍是衛民的，是和民衆打成一片的。這已經樹立了它最高的軍紀，最好的軍紀模範。

其次說到它衛國。那是連國民黨今天大罵新四軍的人，也不能抹殺他抗戰的功績的。五十二件的嘉獎文件不用說了，就是正言報一月十八日的社論，也說新四軍「不乏忠勇健兒」，葉挺和項英都有善戰之名。這因爲要抹殺也抹殺不了的。我們還可以舉出二件事。（一）自前年十二月至一月之間，日本軍隊向繁昌進攻了六次，國民黨軍隊失敗了六次，每次都是新四軍打退了日本軍，再交還給國民黨軍隊的。這不但說明新四軍對抗戰有功，而且對友軍也是仁至義盡了的。（二）去年十一月間，日

軍對皖南進行大掃蕩，國民黨五十二師輕易地把涇縣也丟掉了。又是靠賴新四軍的力量把它收復過來。我們可以大膽的說一句，皖南沒有新四軍，不但繁昌，涇縣無法收復，便是太平等區域，也是難得保的。蘇南，蘇北沒有新四軍，蘇南必然全都是忠義救國軍和叛變的『和平建國軍』。蘇北必然到處出現了李長江之類了。那於日偽是很有利的。不利的却是我們老百姓。

成爲軍紀的生命的衛民衛國行動，新四軍是無可非議的。那麼留下的問題就是對於調防命令遵守問題了。可是新四軍並不會違抗命令，還是遵守的。但在執行這命令之際，新四軍遇到個最大的困難，那就是對於和他們打成一片的老百姓生命安全問題。這些老百姓因爲新四軍好，愛護新四軍，就成爲他們的罪名：砍頭的運命落在他們身上。這里有二件事可以證明。（一）有一個農抗會的會員，他家有一母，一妻，一子。兒子還抱在手裏的。他聽到新四軍要開拔，就自動來要求加入新兵營，跟新四軍一道離開故鄉。新四軍當局不知道這內幕，後來，他老母妻子到軍部來哭訴：他兒子一走，全家祇有餓死了。新四軍是老百姓的軍隊，這事也覺得不行，苦苦勸那農抗會會員回去，他終於不聽。那當局於是問他道：「你當新四軍，不服從長官命令呢？」那人回答：「自然服從。」「那麼我現在命令你回家去，你聽不聽呢？」那人這一來，祇好掃興回去了。可是隔不二天，那人忽然又來歸隊。長官問他，他祇有痛哭。原來在這一天，他趁早偷跑出來，給他老娘發覺，追了上來拉住他的手臂，他一手把老娘牽到田裏去了。老婆抱着孩子追上來拉住他，他也一揮手把老婆牽到一邊了。老婆再追上來，把孩子交給他，他同樣一揮手，牽到了老婆，塞在他臂抱的孩子，却失手掉下河裏了。……長官問他爲什麼要幹得這樣慘。他哭訴說：「我不走，一定被『小日本』砍頭；我砍了頭，她們一樣活不了。我活下來了！還可以打日本鬼子呀！」……這悲劇是誰造成的？試問他口中的「小日本」是誰？（二）



還有一幕喜劇性的事件。一個莊上，有一對夫婦，感情很不好。老婆公開有外遇。但兩口子抗戰都很積極，丈夫是農抗會主席，老婆是婦抗會主席。也因為兩口子感情不好。農抗會和婦抗會兩下裏常鬧別扭。這次新四軍移調北上，丈夫就編在新兵營裏。一天老婆突然跑來，也要編入新兵營。而且公開宣佈，她要和那個拚頭斷絕關係，因為他抗戰不積極。「爲什麼，我要求和丈夫恢復感情！」……從這兩件事，可以看出新四軍要執行移防時所遭受的困難和麻煩。但他們還堅決執行了命令。他們第一步，安排這些老百姓，使友軍來時，他們的生命能得到安全。第二步便和顧祝同上官雲相接洽移防手續，顧與上官表示祇要移防。一切均可相商。於是第三步便按照原定經由蘇南北移的路線，分批出發；已經絡繹出發了四批，但中途備受「友軍」「優待」：拆去橋樑，用機關槍嚴陣以待。第四步，於是向上峯質問，爲什麼北移時要這樣阻撓，並請下令友軍予以通過便利。上峯忽下令改變路線，經由繁昌渡江北上。第五步，新四軍於是清小部隊探路。不但渡口船隻全被友軍拉去，而李品仙莫德宏部正布置在無爲一帶，準備「迎頭痛擊」。於是第六步再向顧和上官交涉。復電中祇叫速移，路線可由新四軍自己決定。這樣，新四軍最後一部份，決定十二月底一月初移動，但遭下雨，至四月放晴，即啟行，不料竟被圍殲（以上敘述見××先生所作之自擊新四軍被國聚殲經過，此書正待出版。）這里新四軍之守法奉公精神，可說表現得明明白白。那麼，所謂「整頓軍紀」的本質意義是什麼呢，那就是先用命令的圈套，來籠住你的頸子，一到你接受那圈套，便一把將你拉死。這是封建社會的家長，要那尚未出嫁的女兒死節，用繩子叫她上吊，去討得一塊節婦坊的殘酷辦法；不，這是閻王的命令，無常的索子，一切的堂皇的說詞，全都希望你死！難道我們的軍紀，要由閻王的命令和無常的索子來構成嗎？這真是什麼樣狗屁不通的軍紀！

### 三 還是政治問題

一切『軍紀』論者，都要撇開政治問題，黨派問題不談；一談到政治問題，黨派問題，這些『軍紀』論者就斥之爲『附逆』有據了。我們聽說，××周報因爲不甘苟同軍紀論者的主張，會向中美日報去登廣告，而中美日報以老爺記者早已有手諭，說是『××周報業已附逆。』不准登載廣告！從這一事實，我上海民衆就可以知道軍紀論者的良心全無血口誣人的眞形！但在另一方面，軍紀論者，却時時表現出軍紀以外的政治問題，黨派問題。正言報在登載蔣委員長解釋解散新四軍的一隻消息之後，緊接着的是什麼人脫離黨籍的聲明！這不是明明白白自己招供，所謂『整飭軍紀』與政治有絕對關係嗎？國民黨祕密的出了一個刊物，叫做『正氣』，社論中批評××周報不應把軍紀問題與政治問題攪在一起，但在最後一頁，却登載了假選的林波脫離共黨的宣言。這不是又明明白白自己招供，所謂『整飭軍紀』與政治絕對有關嗎？是即『祇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與政治有關的話，祇許老爺們說說，小百姓是絕口談不得的！這就是老爺政治的眞面目！

歷史告訴我們，一切的腐敗集團沒落階級，總是重虛文，而捨實際；拘泥形式而忽略內容；有十足的虛偽，無半點的眞誠；而虛文，形式，虛偽的做作，全都是掩蔽他們殘酷的壓迫與剝削。顧祝同屠殺了四千以上的新四軍，而在電文上却說是『全部編遣完竣』——這就是以『編遣』的美名，來掩蔽他屠殺的殘忍！但四千新四軍却編遣到閻王簿上去了。那麼軍紀老爺們的軍紀，軍紀，軍紀，不止是老百姓身上的血腥！血腥！血腥嗎！……這就是他們政治的本質！

自然，我們還得平心靜氣來檢討一下，軍紀以外的政治問題，一切進步黨派及人士的主張和國民

黨內的頑固分子的主張有什麼本質上不同呢？

第一，從內政上說。進步黨派及人士是主張實行民主憲政的，是主張改革政府機構的。（連大公报社論也這麼說，內政如從實際政治觀點來說，政府應實行肅清貪污云云）是主張國民大會為最高的政權機關的，是主張在敵後建立廣泛的抗日民主根據地的。而國民黨頑固份子却是主張實行一黨專政的，是主張維持政府現狀的，是主張國民大會不能成為最高的政權機關，而推行所謂五權憲法的，是主張敵後抗日民主根據地不許建立的，是不給老百姓以抗戰的自由，却把老百姓硬送上火線（軍委會談話人，就以新四軍擬往滬杭三角地帶建立抗日民主根據地為其罪案之一）但他們的作法，却表示些不同的姿態；他們不許民選參政員，一一由自己派定，以參政的民意機關，當作自己一黨專政的工具。他們不願實際改革政治機構，却不斷設立一些無為機關，什麼局什麼委員會等等，做些表面文章，作為對那些要求改革政治機構的人的欺騙手段。而反對人民武裝在敵後建立抗日民主根據地，那就是恐怕中國人民真正用自己力量來打退日本帝國主義！

第二，從經濟上說，進步黨派及人士，是主張實行戰時經濟政策，實行二五減租的原則，擴大營業利得稅，沒收『國難財』（馬寅初的演講就有這種主張）實行民生改善。而國民黨內的頑固分子，却用通貨膨脹的方法，將所有戰時的經濟負擔，普遍分擔在勞苦人民身上。不實行二五減租，不徹底執行營業利得稅，發國難財二十萬萬，不改善民生，却借抗戰之名，增加對工農的壓迫。而他們的表面作法，東發起一些教育借貸金，西發起一些什麼救濟金，東來一下文藝獎金，西來一下敬老會，做得非常熱鬧，看來真的像在實行『經濟政策』似的。但羊毛出在羊身上，還不過叫人民捐募攏來，讓他們行那種『慈善事業』。經濟政策不同於『慈善事業』。民主主義的經濟政策，不是佈施，而是安

消滅那種剝削的不平等的機構。可是他們這麼一做，是暫時救濟了一些智識分子或作家之類，于人民大眾生活不但不會有一點兒改變，而且由于他們這種做法，可以拉攏一些智識分子來加強他們的剝削機構。內地所有官家統制的食糧委員會之類，就成爲老爺們囤積營利，餓死老百姓的最好機關。

第三，從外交上說，進步黨派及人士，都主張採取自主外交，採取自力更生的抗戰步驟。而國民黨頑固分子，却主張聯帝政策。一則曰，希望美國出來領導世界，二則曰，中國爲美國而抗戰，三則曰，中國應參加將來太平洋帝國主義戰爭。四則，索性發起慰英運動來了。這一種醜態現在表現得更爲明顯……

總之，今天頑固分子，主張一黨專政，主張發國難財（維持經濟剝削機構），主張聯帝外交，這都是中國政治上最大的結癥所在，這也就是他們深怕人民大眾的民主力量的抬頭，而用軍紀法令那種表面文章消滅新四軍，而鞏固其大資產階級地主買辦的封建政權的手勢戲！這也就是那些軍紀論者字典上軍紀兩字的基本意義！

那麼，中華民國的主人公——我們，應該如何呢？

# 泛論「軍紀」事件

全軍

(上)

拉法格在他的著作「經濟決定論」上曾經借用了蘇格拉底的話來說明統治階級對於民衆武裝的害怕。

「蘇格拉底說，「一個寡頭政治的國家——就是說，富人統治着的國家——」在從事戰爭時是無力量的，因為這他不得不武裝多數人民，因而他恐懼這些人民比恐懼敵人還要厲害，不然呢，他不用這些人民，只好以真正的寡頭政治的軍隊赴戰。」

當蘇格拉底說過這一段話的二千多年之後底今天，統治階級害怕民衆武裝的事實，還是一樣的存在着。這——特別是在那些實行新寡頭政治的國家裏，顯然是更清楚的爲我們所看到。

目前的中國，有一部分人就正是露骨地在企圖建立完成一種新專制主義的政治，對於這——新專制主義的政治，我們是很有理由把它看做是新寡頭政治底一個類型的。在這一點上，我們正同樣清清楚楚的看到，目前中國的一部分統治階級，傾心於建立新專制主義政府的那一部分統治階級，就完全是害怕強大的民衆武裝底存在的。

只要我們不是無知而不認識具體的事實真相；只要我們不是無恥而別有居心地要混淆黑白，顛倒是非，那麼我們就決不會把這一次震動中外的「新四軍事件」，簡單地也是錯誤地解釋爲是所謂「純

粹的軍紀問題」，而必須着重指出，這正是一個抓住了新專制主義的政治而用全力來打擊民衆武裝的問題。雖則我們一致的民族敵人還是獨然地站在我們面前，可是對於那一部分統治階級，真正是像蘇格拉底告訴我們的一樣：『他恐懼這些人民比恐懼敵人還要厲害。』

我們在上面已經說起，這樣的事實原是普遍地發生在每一個新舊的寡頭政治國家裏。歷史曾經遺留給我們不少鮮明的例證。七十年前，法國在普法戰爭之中，她的統治階級就會經形成了害怕民衆武裝而終於爲民族敵人擊敗的古典史實，而七十年後，法國又再一次重陷了這悲慘的覆轍。現在我們中國，在自己的民族解放戰爭之中，是否也要朝着這一個可呪咀的方向走去呢？

假使那批新專制主義者不立刻放下他們的屠刀，那麼這樣的前途就是不可避免的。我們且諦聽一下人類史上最偉大的一位思想家和革命家——卡爾·馬克思，對於七十年前法國統治階級在普法戰爭中所造成的出賣民族罪行底說明吧：

『……巴黎如不武裝工人階級，組織他們爲戰鬥部隊，以戰爭來訓練他們的隊伍，巴黎便不能防守。然而將巴黎武裝起來，便是把革命武裝了起來，巴黎對於普魯士的侵略者的勝利，便是法國工人對於法國資本家及其國家寄生蟲的勝利。在這種國民義務與階級利益的衝突中，國防政府毫不躊躇的使自己轉變成爲賣國政府。』（法蘭西內戰）

在朝着這個可呪咀的方向的行進上，從「國防政府」轉變爲「賣國政府」，就是唯一可能的前途。昔日拿破崙第三會將巴黎以及整個法國奉獻給了威廉第一和俾士麥，今日貝當賴伐爾之流也承繼了這一可恥的傳統，而將巴黎和整個法國恭送給希特勒。爲的是什麼，爲的就是要對付國內「工人階級」的「不良份子」。試問中國的貝當和賴伐爾們，在破壞民衆武裝的這一惡毒策略上，他們有幾分把

據可以不走他們「外國同志」的老路，不將中華民國雙手奉獻給××侵略者？所謂「一面勦共，一面抗日」，誰都知道只能作爲一個夢中囈語來看，而是沒有一絲一毫的真實性。也真像卡爾在上面所引的同一書中所指明的：

『舊社會所尚能做的最高的英勇底努力，就是進行民族戰爭，現在祇證明是一種政府的欺騙，它的本意要延緩階級鬥爭，等到這種階級鬥爭一爆發爲內戰時，這個欺騙馬上就放棄了。階級統治再不能以民族的制服來加以掩飾的了，各個民族政府當它們在反對無產階級時，是一體的。』

當然，我們是完全的理解，作爲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之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解放戰爭，原是決不能拿來和純粹資產階級國家間的「民族」性底戰爭等量齊觀的，可是這並沒有妨礙這樣的事實，即在中華民族之內的一部份底統治階級——它們是一些和買辦資本有着不可分割底血緣關係的大資產階級以及隸屬於整個中國舊社會的封建殘餘力量的結合，民族解放戰爭在他們的手裏就純粹只是一種欺騙，一件政治投機要素。在神聖的民族解放事業初初發端的時候，他們還隱藏在抗建的陣營之內，塗抹了自己的嘴臉，而想投機取巧或從事內部的破壞工作，但抗建一持久，他們的狐狸尾巴就總得顯露出來了，再進一步，當對代表進步勢力的人民大眾及其武裝力量的鬥爭「一爆發爲內戰時」，那麼就完全會像卡爾所指示的一樣，而把「這個欺騙馬上就放棄」，而老老實實擺出他們本來的嘴臉，顯出了「妥協」和「投解」的嘴臉。

我們——中華民族的全體國民，自然是堅決的反對這種分裂和投降傾向的漫延和擴張的，我們必須以全力來阻止它，撲滅它。因此我們更需要着重地重覆說明，新四軍事件就決非一個單純的軍紀問題，而是頑固份子陰謀殲滅人民大眾的武裝力量的事實，而是從事國內分裂和對日投降的序幕。誰說

新四軍事件只是一個軍紀問題，而沒有任何政治意義，誰就是欺騙人民大眾。

我們不只曉得他們是在欺騙就算了，我們還要拆穿他們欺騙的內容，才可以在人民大眾之前有效的消滅爲這種欺騙所散佈的消極作用。

## (下)

頑固份子在新四軍事件上所採用的欺騙方法，原來並不是他們自己發明，而是歷來就有着的現存東西。他們會把和日本軍隊串通聲氣地（見日本和「偽」方各報關於日軍和頑固份子的軍隊「共同夾擊新四軍」的說明）一起攻打已經大部遷令移防（陳嘉庚先生曾經對海外僑胞正確地也是有力地指出了這一點）的新四軍底醜惡卑鄙的事實說成是爲了整飭「軍紀」爲了執行軍法，就足見其欺騙掩飾的本領實在已頗到家。可是拆穿來看，這種方法却和歷史上的杜林先生之流所會應用的方法沒有絲毫不間。杜林先生的方法是怎樣的呢？恩格斯在「反杜林論」第一編第十節「道德及法。平等」上曾經加以指出并且批判了：

「我們已經多次地認識了杜林先生的方法。這方法就是在於：把每個認識對象的種類，分成表面上最簡單的因素，而對這些因素，應用同樣簡單的表面上好似不解自明的公理，以後就利用着這樣所獲得的結論。同樣的，任何社會生活的問題「應該以個別的單純的基本形態，由公理來解決，正好像數學上的單純的……基本形態一樣」。這樣，數學方法在歷史上，道德上及法學上之應用，應該在這些領域上，使我們確信所獲結果的眞理性，使它們帶着眞正不變眞理的性質。」

現在，頑固份子所進行的也全是這麼一會事，他們把新四軍事件化爲「表面上最簡單的因素」



，進而「對這些因素，應用同樣簡單的表面上好似不解自明的公理，」而認新四軍的所謂「叛變」是不解自明的，再進而則自然是「利用着這樣所獲得的結論。」結論是什麼，結論當然就是「整飾軍紀」了，有了這個「數學方法」式的套公式底結論，就可以拿來欺騙老百姓而叫大家「確信所獲結果的眞理性」，這樣，消滅新四軍就成爲天經地義，至公至正的「德政」了。

可是這樣的方法畢竟還是脆弱不堪而站不住腳的，試看恩格斯這樣繼續着批評下去：

「這個方法，祇是舊時所愛用的觀念論或稱爲先驗的方法之變相，它不是從對象的本身，認識對象的特質，而從對象的概念中，演繹地得出一些特質。起初從對象上作出對象的概念，以後把形象一轉，從對象的反映，即從其概念上，去測度對象。不是概念應該與對象相適合，而是對象應該與概念相適合。杜林先生，以彼所能達到的最單純的因素及終極的抽象，來代替概念，可是絲毫沒有變更事情的實質，最簡單的因素，最多也祇能帶着純粹概念的性質，這樣，現實哲學在這地方也祇是純粹的觀念，不是從現實本身引申現實，而是從觀念去引申現實。」

單說這最後的二句；「不是以現實本身去引申現實，而是從觀念去引申現實。」也已經抓住了一切說謊和欺騙造謠的內容底本質。假使我們有機會看到江淮日報上所刊載的「新四軍皖南部隊慘被圍殲的眞象」一文，我們就將爲無數鉄打的事實和證據所證明，所謂新四軍「違抗命令不受調遣」，所謂新四軍「隨意改竄渡江路線和移動時間」，所謂「藉端要索」和「攻擊友軍」，以及所謂「要在江南建立根據地」等等，就實在都是那批頑固份子們從「觀念」裏所去「引申」出來的「現實」。老實說，「新四軍叛變」這樣一會事，就實實在在只是存在於他們的主觀「概念」上，并且很早很早就佈置着這一陰謀的實現。我們不說別的，單說叫新四軍移防的這麼一個何等要有關軍事的祕密，竟然